

朱大建◇著

四季青作家丛书

Si Ji Qing Zuo Jia Cong Shu

Xin Xian Zhi Ge

心弦之歌



文匯出版社

朱大建◇著

四季青作家丛书
心弦之歌

SiJiQing ZuoJia CongShu
Xin Xian Zhi Ge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弦之歌/朱大建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1

ISBN 7-80676-079-2

I. 心... II. 朱...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512 号

· 四季青作家丛书 ·

心弦之歌

作 者/朱大建

责任编辑/钱汉东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装 订/上海宏达装订厂

版 订/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40 千

印 张/11.375

印 数/1—4000

ISBN7-80676-079-2/G·030

定 价/23.00 元

大杂烩(自序)

自从在上世纪1990年、1991年出过两本集子后,我已有10年没有出书了,2001年国庆节在家休息时,翻检着10年来写的文章,边整理边叹气。10年间才写了那么一点文字?其中自己满意的更为可怜,想想也很泄气。

这10年来,国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个人的工作、生活乃至想法也随之发生变化,我的主要精力,也已完全放在办报纸及行政工作上,一天工作下来,脑筋高速运转之后,只感到全身心的疲惫,只想休息放松恢复以迎接第二天,夜深人静一杯香茗埋头笔耕已成陈年往事。有一些有意思的思想火花,人生感悟,曾在脑子里盘桓过,但最终还是没有写下来,久而久之,遗忘了,终于写出来的文章,都是已答应了别人,被别人逼着自己逼着这样逼出来的。初想想是有些无奈,然而仔细想想,别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限制中得到自由和发展,既然选择了做一个报人,那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我自己写了哪几篇得意之作,而是每天的报纸上有哪些好的版面好的文章可以奉献给读者。再说,专心写作而心无旁骛,做到不东张西望,可能也不是我的个性,我这个人从来就是兴趣广泛又精力分散,什么都想懂,但什么都不精通,对各门知识都处于一种上海俗语所说的“三脚猫”,“猪头肉、三不精”状态,缺乏一种把各门知识储备聚

焦到某一点的意志和恒心,这样一种性格可能办不好别的事,但对做一个报人来说,我的这种性格特点却也许有可能成为一种长处,这也是我在新闻岗位上干了许多年却仍然乐此不疲的原因。做一个报人大概就是我的生命存在方式吧,我以主要精力贡献于办好报纸,再用一些“边角余料”时间写一点至少不是废话空话假话的文章,怎么说也算是一种有点价值的人生吧。这样一想,内心就豁然开朗了,看来,人总是需要一点自我安慰的阿。当然,读读一些“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前辈报人的锦绣文章,比比一些一生追求为民立言、关注民间疾苦的前辈报人的高风亮节,我辈无论在道德还是文章方面都相差太远,这是需要我静夜深思,奋起直追的。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同样也体现了我的工作特点和性格特点,那就是——杂,涉猎广泛又钻研不精。这些文章收拢在一起,很像是煮了一锅大杂烩。从文体体裁看,有纪实小说,报告文学,特写随笔散文游记,从内容来看,有回忆童年生活及知青生涯的《饥饿四章》,有写“文革”中最凶险的1976年的种种秘闻,有赴澳洲采访海外游子艰难奋斗的《澳洲创业》,也有我出差出访途中记下的《萍踪履痕》,以至于编辑笑着说,这哪像一本集子啊,简直就是一本杂志嘛。不过,尽管杂七杂八,却都是我心中想说的话,故取名《心弦之歌》。当然,集子中也不尽是甜甜的歌,还有尖尖的刺。集子中收了我这个不擅长写杂文的人写的几篇杂文。这也是逼出来的。因为这几年文坛商业炒作风盛行,出版社为了炒红几个人一本书,不惜大骂中国知名作家学者,而且是一种“上纲上线”恶形恶状的骂,“上纲上线”居然也成为一种商业炒作手段,确实给我以启发,于是我也写了几篇“上纲上线”的杂文,言词非常激烈,内心却只是有一点开个玩笑的

意思,只是想让人知道,这种“上纲上线”骂人的商业炒作法,其实不道德也不高明,这是需要现在特地给予说明的。集子中还收了我写给儿子的一封长信,倾诉着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深厚感情和期望,收进集子主要是为了留作纪念。至于其他文章,不需要再作解释,如有兴趣翻翻,我当会感激不尽。

2001年10月8日



作者近影

目 录

自 序	(1)
-----------	-----

海外游子

澳洲创业(纪实小说)	(3)
------------------	-----

社会万花筒

噩梦	(49)
“裘皮热”的挑战	(70)
有一个青年发明家	(84)
忻伟钧的悲喜剧	(99)
上海演艺界大别山义演散记	(110)

文坛师友

抗战时期的王元化	(121)
采访赵超老	(134)
我的邻居赵丽宏	(138)
再谈赵丽宏	(146)
附:友情似醇酒	(150)
为汪天云画像	(153)
一双温情的眼睛	(161)

“文革”拾零

- 中国的 75·76 年 (165)
- 刀光剑影中的龙年之秋 (183)
- 他在晚年堕入深渊 (204)

饥饿四章

- 饥饿 (219)
- 心中故乡 (222)
- 过年 (228)
- 大会餐 (231)

萍踪履痕

- 滇文化寻访记 (237)
- 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 (259)
- 游豫园记 (261)
- 文化先贤 (263)
- 雨中游西湖 (265)
- 花港公园 (267)
- 泛舟富春江 (269)
- 绝笔绘山河 可叹久分离 (271)
- 夜宿桐庐 (273)
- 游雪窦山记 (275)
- 常州的新村住宅区 (277)
- 泉州速写 (279)
- 幸福园中的幸福人 (281)
- 集美学村 (283)

海南遐思·····	(285)
有一只小老虎,夜里不睡觉·····	(288)
自从郑绪岚唱了以后·····	(291)
霍尔果斯遐想·····	(293)
醉人的那拉提草原·····	(296)
我看汉城·····	(300)
现代汽车·····	(303)
访韩的日子·····	(305)

艺文世象

想出名 走极端·····	(311)
聪明的王朔·····	(313)
“文革”语言痕迹深·····	(316)
诅咒魔鬼卡·····	(318)
《花楼》风情浓郁·····	(320)
相得益彰·····	(322)
张成和《股市操盘手》·····	(325)
人性:沟通中外观众的桥梁·····	(327)
高收视率说明了什么·····	(329)
鼓荡起火一般的情怀·····	(331)
上钢新村行路难·····	(333)
家住浦东·····	(335)
蛇年回眸·····	(337)
蛇年爱蛇·····	(339)
书斋发展史·····	(341)

书信

写给儿子..... (345)

海外游子

澳洲创业

悉尼是个繁华美丽的世界大都市, Ashfield 则是悉尼这个繁华城市中一个荒凉的角落。所以, 当 80 年代末中国留学生大批涌进澳洲来到悉尼时, Ashfield 则成了中国留学生的最佳栖息地——房租便宜! 那些年, 每天早晨, 你可以见到大批的留学生, 三三两两结伴, 男的大都是身着牛仔衣裤, 脚蹬旅游鞋, 女的大都花衣花裙, 打扮得花一般漂亮, 沿着铁路线外出打工。

时光转到 1989 年, 荒凉的 Ashfield 因为有了大批中国留学生的到来有了勃勃生机, 先是当地澳洲华人在此开了不少专以大陆留学生为消费对象的快餐店、录音录像品店、杂货店、食品店、肉铺鱼店、文具书报店, 而后, 一些来澳洲较早的大陆留学生, 也摆脱了打工生涯, 纷纷在 Ashfield 开出了各种各样的小店, 澳洲人见 Ashfield 市面日见热闹, 生意好做, 也赶紧来租屋开店。每到夜晚, Ashfield 街上霓虹灯闪烁, 店堂里黄皮肤的亚洲人夹着大包小包进进出出, 一个个小老板脸部表情优雅又快活。这里, 最流行的语言不是英语, 而是广东话、上海话, 还有略略走调的国语。于是, Ashfield 因中国留学生的到来, 渐渐同繁华的悉尼日益融洽起来。并有了一个留学生为它取的地名: 小上海。

1989 年的秋天, 在澳洲则是春天, Ashfield 小上海又冒出一件新闻: 来自上海的中国留学生张力, 在 Ashfield 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工厂——T 恤工厂, 雇用了 20 多个工人哪。在澳

洲,能够雇用 20 多个工人的老板,已经是气派不小的啦!

1989 年 11 月的那天晚上,张力在自己的厂房里忙碌地布置了一个整夜,直到天蒙蒙亮时,才一切整理停当。这个三十多岁的精壮汉子,长方脸,高鼻梁,一双眼睛因熬夜而常常像兔子眼睛一般鲜红。此时此刻,张力的眼睛巡视着他的工厂,骄傲的眼光,就像一个将军在巡视着他亲手带出的部队,就像一个母亲在抚摸她亲手养育的儿女。宽敞的厂房里,左边整整齐齐码着一垛垛的坯布,坯布旁是裁剪台,再过来是二十多台缝纫机,右边则是他刚刚添置来的一排电脑绣花机。仓库后面,是他自己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放着一台电脑,一台传真机,墙上挂着他生产的各种 T 恤衫样品。

白马服装设计公司,White Horse,他比给自己儿子起名更仔细,琢磨了又琢磨,才想出这个很浪漫的名字。他设计的商标,是一匹蹄蹄悬空飞驰的俊美的白马。张力属马,长得也挺白,这匹白马,或许就是他潜意识中潜藏的那份狂妄自怜。

好个幸运的张力,你从 1987 年来到澳洲,赤手空拳打天下,不过短短三年,就结束了打工生涯,拥有自己的 White Horse,须知,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出国多少年,到头来仍不过是一个打工仔。

好个大胆的张力,你辛辛苦苦打工赚了钱,就赶紧回家去享享福吧,这些血汗钱在异国开工厂,风险太大啊,就是那些在澳洲居住了上百年的华人家族,至今还不仍是只开了饭馆、肉铺、菜店、杂货店这些传统的华人产业,有几个人在那儿开工厂呢?万一失败破产,可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人的一生中的转折点,有时候会起源于一个一闪而过的意念,而这个意念能否产生,能否锲而不舍地付诸实践,则取决于一个

人的人生勇气,这个生命本体的强壮度。

1987年,张力同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一样,乘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来到澳洲,没有人来接他。他提着行李走出机场时,他的心头顿生一种生存的危机感,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仿佛有一只魔鬼的手,扼住了自己的咽喉。张力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无形的、充满了威胁性的手,其实就是异国的土地和异域文化,它对自己的生存已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是对中国人生存竞争能力的检验。

在机场出口处,他看到一个中国人在接站,他劈头第一句话就问:“请问这儿一周的生活费是多少?”

“20元吧。”

张力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刚到澳洲的那段日子,他常常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是否浪费奢侈。

张力到达悉尼的第二天,就奔波找活。张力和他的同伴走进了中国人开的一家T恤工厂,工厂开在老板的车库里。

“请问,这里是否有合适我们的工作?”

“烫衣服,每小时三块五,不过,我只需要一个人。”

“我们俩是同伴,你就两个人一起用吧。”

“试试吧,行,就留,不行就另请高明。”

就这样,张力每天上午去读书,下午2:00放学后,就赶到T恤厂去烫衣,一直要烫到清晨2:00才下工,一个晚上要烫350件衣服。几个月下来,张力人瘦了一圈,胖胖的肚皮全部消耗光了,皮带缩进去三个扣。人辛苦成这样,可张力交掉学费、房租后,一点钱也没有了。

这样下去怎么行啊!张力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疲乏又烦躁,他觉得自己仿佛走进一条黑洞洞的隧道,前面看不见亮光,后边

看不清退路。

有一次领工资,张力看到厂里做T恤衫挑下摆的那个上海人约翰,拿的工钱是他的五倍,张力一愣,弄不明白怎么回事,一问老板才明白,那个挑下摆的约翰干的是T恤厂最高档的技术活,领的是计件工资,做一件给一件的钱,而烫衣是最最低档的活,领的是计时工资。老板,精着哪!

张力去找老板:“老板,我也要学挑下摆,请千万给我这个机会。”

老板望着张力,不理解张力为什么拿着这种气势轩昂的架子,仿佛破釜沉舟似的。他友好地说:“可以,不过只能晚上学,而且,晚上只能算你义务加班,我可不发你工资。”

精明的老板只会计算自己的利益,他不理解这个选择对张力来说,意味着人生的转折点。

张力点点头,用力咬着自己的下嘴唇,走出老板的房间。

从此,每天晚上8:00,张力就坐在椅子上,捏着缝衣针,在破布上练习挑下摆,他那双摇惯了车床摇手柄,拿惯了锉刀的手,对那小小的缝衣针仿佛有一种习惯性的排斥,布不听使唤,针也不听指挥,一针,一针,一针,一针,又慢又别扭,别人挑的下摆整整齐齐,张力挑的下摆歪歪斜斜像是条蚯蚓在蠕动。别人挑了20件。张力1件还没挑完。一根绣花针,仿佛比千钧棒还沉重。厂里的管工,那个香港人过来了,他是专门和大陆留学生过不去的。他盯着张力瞅了半天,嘲笑地说:“张力,你这是在绣什么图案?我看看,这是鼻涕虫呢?还是蜗牛?”

张力捏针捏得手酸胳膊疼,又是累又是急,心里窝着一肚子的火,听了这话,忍不住抬头狠狠盯了管工一眼。

香港管工顿时变了脸:“怎么,你敢瞪我眼睛,你这个笨虫!